

## 在爭議和迴響中寫作 閻連科

■ 採訪 撰文：黃國柱



閻連科常被人冠以中國現今最具影響力也最具爭議作家之名，全因他作品的內容、題材引來極大迴響，例如有指是影射知識分子和詆毀北京大學的荒誕小說《風雅頌》；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列為第一禁書的爭議性小說《為人民服務》；寫河南省愛滋村悲慘故事的《丁莊夢》；還有他現時最滿意的小說《四書》。作品屢被查禁，反令他的知名度大增。在短短數十分鐘的訪談裡，他分享了對香港、文學的看法。

談起寫作的歷程，不得不談閻老師當兵的一段經歷。閻老師於一九七八年應徵入伍，直至零四年退出軍界。這段長達廿六年的經歷，可說為他的文學創作奠定了相當深厚的基礎。「這廿六年讓我認識到權力對人對社會不必可少的殘忍性。」部隊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團體，有嚴謹的紀律和統一思想，這讓他認清了權力所衍生的問題。「如果社會沒有權力，社會便會可怕地崩潰，但人的權力過度，對人就會有壓迫性。」這樣的矛盾讓他更清楚地認識一個人擁有權力時心態的轉變，以及人對權力的崇拜。這些心理特徵和狀態讓他在小說中描寫人性時更細膩。他筆下的人

物近乎瘋狂地追求權力的欲望，幾乎貫穿每一部長篇小說。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堅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等小說，都與權力追求和爭奪有關。

### 最滿意與最艱難

七九年，閻連科廿二歲，剛剛才知道原來小說有長中短篇之分，便寫下了《天麻的故事》，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下，竟然被刊登於軍區報紙，引起全隊的嘩然、烘動。「我當然很激動。不只我激動，我的團、連比我更激動。」從此他成了團裡的名人，而這次處女作的成功，可說是初露鋒芒的第一次，也是他真正創作的開始，奠定他作為小說家的命運。

談到閻老師的寫作生涯，他坦言：「寫得最滿意的是《四書》，寫得最艱難的是《丁莊夢》。」《四書》的背景是大躍進大饑荒，內容虛實交錯，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「孩子」是貫穿各章節的主角。過往閻老師的小說著重語言性和合理性，但《四書》裡面的孩子，甚麼背景都沒有。「我想《四書》對我來說是我寫作中的突破，進步不光在語言、結構，最重要讓我能夠感受到小說真的不需要因果關係、邏輯關係，而是要找到最根本的河流下面的河床。」

《丁莊夢》可說是閻連科寫得最艱難的一部小說，內容以中原地區曾經發生的愛滋病蔓延為背景。閻老師為完成這部作品，親自到河南的愛滋病村實地調查，接觸病患者，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。《丁莊夢》已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，閻老師到訪各個國家談這個作品時，所有人都對小說評價甚高，他坦言，引起這麼大的迴響，遠遠超乎個人的預期。「其實這小說並不是我最滿意的。我意識到一點：我們作品用甚麼語言，甚麼結構，甚麼技巧去寫，最終是要表達對人的關心、對人的愛，我想這點給我的啟發很大。」

### 《丁莊夢》現身舞台

閻老師過去幾次來香港都是走馬看花，這次卻很不同。他獲浸大邀請出任駐校作家，還受邀出席大小文學推廣活動。除了擔任城市文學節評審外，亦與劇團合作，將《丁莊夢》改編為舞台劇。這次經驗對閻老師來說

有很深的感受，「我非常驚訝，演員做得非常獨到又認真，道具亦非常抽象，有味道，有意義。」舞台的效果，道具的呈現讓觀眾和閻老師都讚嘆不已，但是有點遺憾的是舞台劇只演出了原著的一部分。「我們都希望成為完全的舞台劇，我會無條件支持這些事情，因為這個演出給我很多啟發，希望讓更多的觀眾可以看到它。」

在港住了一個半月，問及他對香港可有更深刻的感覺，閻老師說，覺得香港與北京很不同，「香港永遠都是井井有條，與北京的煩囂形成很大對比。」離開北京，讓他暫時拋開紛亂忙碌，而這裡的環境亦刺激了他的文學創作。「這樣的環境，心裡更安靜一點。」他透露了新書的內容：「長篇小說，寫三十年中國大陸發生的事，用我的方法去探討，主人翁是小伙子。」相信讀者和筆者一樣，都相當期盼閻老師的新作。

後記：

這次文學節讓我對閻連科老師有更深認識。與閻老師訪談期間，章詒和老師正好也跟我們坐在一起，一起聽有時也一起答。筆者以為閻老師和章老師是很好朋友，誰料楊揚老師在旁插口說：「他們算是神交朋友。」閻老師報以由心而發的微笑。相信他們的友誼，確是遠超我們所想像的。